

孺子帝

大结局

扫边患雄远国

冰临神下

◎ 著

孺子帝

扫边患雄远国

大结局
冰临神下
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孺子帝. 大结局 / 冰临神下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9.3
ISBN 978-7-5596-2777-3

I. ①孺… II. ①冰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48464号

孺子帝. 大结局

作者: 冰临神下
选题策划: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
责任编辑: 李艳芬
装帧设计: Violet 刘珍珍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440千字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 印张23.5
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2777-3
定价: 42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

目录


- 第一章 以民为本 / 001
- 第二章 群盗无主 / 006
- 第三章 谋自己的反 / 011
- 第四章 盯得最紧 / 016
- 第五章 无心之失 / 021
- 第六章 一场硬仗 / 026
- 第七章 三招 / 030
- 第八章 辩才 / 034
- 第九章 夜饮 / 038
- 第十章 一醉 / 043
- 第十一章 进谏 / 047
- 第十二章 朕知道了 / 051
- 第十三章 两军归一人 / 056
- 第十四章 收服罪臣 / 060
- 第十五章 太后之难 / 065
- 第十六章 迁都之争 / 069
- 第十七章 东海王的麻烦 / 073
- 第十八章 媒婆 / 078

扫边患
雄远国

- 第十九章 亲上加亲 / 083
- 第二十章 家事、国事、天下事 / 087
- 第二十一章 寒城 / 092
- 第二十二章 不退 / 097
- 第二十三章 崔家认罪 / 102
- 第二十四章 百官怠工 / 106
- 第二十五章 罪有应得 / 110
- 第二十六章 家奴子 / 115
- 第二十七章 找事 / 119
- 第二十八章 重获信任 / 123
- 第二十九章 罪上加罪 / 128
- 第三十章 一举一废 / 132
- 第三十一章 大兵压境 / 137
- 第三十二章 朕要亲征 / 142
- 第三十三章 西进 / 147
- 第三十四章 是楚军还是海盗 / 151
- 第三十五章 决战在即 / 156
- 第三十六章 请兵三千 / 161
- 第三十七章 一胜一败 / 166
- 第三十八章 皇后的承诺 / 171
- 第三十九章 陛下会怎么做 / 176
- 第四十章 站在陛下一边 / 181

扫边患雄远国



- 
- 第四十一章 牢中从军 / 186
- 第四十二章 不添乱 / 191
- 第四十三章 逃难路上 / 195
- 第四十四章 以虎驱狼 / 200
- 第四十五章 朕即诱兵 / 205
- 第四十六章 害怕 / 209
- 第四十七章 守城无计 / 213
- 第四十八章 以战养兵 / 218
- 第四十九章 大楚使者 / 223
- 第五十章 再攻京城 / 228
- 第五十一章 京城之火 / 233
- 第五十二章 皇帝的两封信 / 238
- 第五十三章 乱猜 / 243
- 第五十四章 战场上的黑暗 / 248
- 第五十五章 不明之战 / 253
- 第五十六章 思帝之亡 / 258
- 第五十七章 追敌 / 263
- 第五十八章 招降 / 268
- 第五十九章 难解的杨奉 / 273
- 第六十章 解惑 / 278
- 第六十一章 真心话 / 283
- 第六十二章 临阵之赌 / 288

- 第六十三章 书还在 / 293
- 第六十四章 皇帝来了 / 298
- 第六十五章 第三日 / 303
- 第六十六章 献城 / 307
- 第六十七章 雪中追敌 / 312
- 第六十八章 先下手为强 / 317
- 第六十九章 返程 / 322
- 第七十章 非常人也 / 326
- 第七十一章 真假皇帝 / 330
- 第七十二章 认输 / 335
- 第七十三章 朕一人定夺 / 340
- 第七十四章 小孩子 / 345
- 第七十五章 状元之选 / 350
- 第七十六章 状元之名 / 355
- 第七十七章 一走一回 / 360
- 第七十八章 最好的师父 / 365

扫边患雄远国





第一章

以民为本

码头外面人山人海，连房顶上都站满了人，大家看的不是战船与士兵，而是皇帝，虽然什么都看不到，每个人还是努力向任何一处皇帝可能所在的位置望去。

一批新战船加入水军，比之前的更大、更高，船上旗帜飘扬，终于吸引了围观者的目光。

经过十余天的相处与磨合，新任将领得到了水军将士的认可，指挥得比较顺畅，虽然没有展示复杂的战术，但是已能显出几分实力。

岸上搭建了三处高台供皇帝与众官员选用，能从不同方向观赏水军演练，同时也是一种掩饰，不让外人轻易看到皇帝的确切位置。

演练从清晨持续到中午，非常顺利，皇帝看得也非常满意，连换了几次位置，与群臣讨论哪艘船个头更大、威力更强，东海国的一些武将被叫到皇帝身边，讲解船上的装置，气氛融洽而热烈。

午时过后，水军众将前来复命，皇帝犒赏全军，赐食给群臣，并当场颁旨，免除东海国五年赋税，消息由几队宿卫骑士传至码头以外，分散在各处的官府公差于是引导围观百姓山呼万岁，气氛更加热烈。

皇帝毕竟年轻，喜欢热闹，官员们也愿意配合，东海王名义上是这里的诸侯，率领当地众官员，连续三次向皇帝磕头谢恩，一跪一片，码头外面的百姓看不到这边的情形，却总能恰逢其时地山呼万岁。

韩孺子接受跪拜，忍不住想，负责调控百姓的官员今天大概会很累。

皇帝再换高台，这回只允许少数品级较高的官员跟随，总数不到三十人。

外面的欢呼声偶尔还能传来，皇帝却保持沉默，脸上也没了笑容，群臣立刻明白，热闹该结束了，一个个也都不吱声，眼观鼻，鼻观口，口观心。

韩孺子的目光扫过众人，开口道：“朕要向众卿提一个问题：大楚以何为本？”

皇帝突然提出这么严肃的问题，众人都很意外，但是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，千百年来，早就留下标准的答案，只不过是朝代名称换一下。

“兵部张侍郎，你来回答。”

“回禀陛下，大楚以民为本。”张擎吃了一惊，按品级，他可不是这里最高的，被皇帝第一个点名，有些古怪。

韩孺子“嗯”了一声，又道：“东海燕国相，你的意思呢？”

燕康也吃了一惊，迈步出列，躬身回道：“以民为本，臣与张侍郎的想法一样。”

“有别的答案吗？”韩孺子目光再次扫过，群臣纷纷摇头。

“如此看来，道理人人都懂，可惜未必人人都能做到。”

张擎和燕康还没有退回队列，这时互相看了一眼，急忙错开目光。

“燕国相，朕问你，家中奴仆多少？佃农多少？”

燕康一愣，不明白皇帝问这件事干吗，同时也稍感轻松，只要不是黄普公事发，他没什么可怕的，立刻回道：“臣多年不问家事，对此不太了解，估计……奴仆上百，佃农二三百口吧。”

这不算很大的数字，韩孺子没说什么，又问道：“东海国驻军多少？”

这不是家事了，燕康回道：“大概一千五百余人，东海国都尉在此，军务可以问他。”

都尉陆大鹏站在武将队中，身子一颤，皇帝却没有叫他的名字。

韩孺子向张擎问道：“一千五百人是实数，张侍郎，东海国按编该有兵多少？”

“回陛下，该有三千。”

韩孺子看向两位大臣：“相差一半，这些兵去哪儿了？”

两人又互视一眼，张擎回道：“连年多战，北边、云梦泽、水军各调去一些，再加上一些死亡，故此差额较多，不仅东海国如此，各地也都与此类似。兵部今年以来连番下文，督促各地充实兵员，又因为朝廷需要分拨钱粮推动垦荒，因此征兵一事就缓了下来。”

这番回答无懈可击，韩孺子的确看到过兵部的这些督促之文，甚至亲自在批复中表示，征兵可暂缓。

那时他还不知道背后有这么多门道。

“这就奇怪了。”韩孺子话说一半，不提究竟“奇怪”在哪儿，停顿片刻，道，“瞿御史，你来说吧。”

“是，陛下。”瞿子晰排在文官第一位，上前两步出列，从袖中取出几

张纸，大声道，“我这里有几份文书。大概两年前，东海国奏称共收聚流民一万五千七百三十七人，其中五千余人编入军中，在诸国郡县中名列前茅。这是去年户部收到的计数，东海国归籍者九千六百余人。这是兵部收到的计数，东海国驻军实数一千五百二十人，两者总计一万一千多人，与流民之数相差四千五百多人，不知去向。”

这些奏章分别送往不同部司，时间相差几个月，根本没机会被摆在一起，除非刻意调查，要不然绝不会有人想到其中的偏差。

燕康大惊，怎么也没想到，皇帝发难居然与黄普公无关，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，只好看向张擎，寻求暗示。

张擎更惊，立刻想到了金纯忠，他已经找过，金纯忠不在这里。

“流民缺衣少食，亡故得可能比较多。”张擎勉强回道。

“四千五百多人，将近总数三成，流离失所的时候没有亡故，被官府收聚之后，却纷纷得病死去？”瞿子晰一句话将张擎问住。

张擎独木难支，改口道：“兵部只收集各地计数，对实情确实不知，还是……还是燕国相来回答吧。”

燕康恼恨张擎的推卸，却不敢表露出来，只得道：“确实是亡故了，东海国去年发生过一次疫情、两次飓风，海盗也比较多，所以死得多一些。”

“伤亡如此之多，东海国可曾向朝廷上报？”瞿子晰逼问。

“臣……臣一时糊涂，以为……以为不算大事，所以……没有上报，臣愿认罪。”燕康实在没法回答了，只好先承认有罪。

“以民为本。”韩孺子在座位上冷冷地说，“瞿御史，朕命你留在东海国，将这四千五百人找出来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速查速报，不得耽误，如有违法之人，朕许你便宜行事，二品以下官员，随你先捕后奏。”

“遵旨，陛下。”瞿子晰领旨。

东海国除了东海王，最高官员国相也只是正三品，皇帝这一道旨意，等于将东海国整个交给了右巡御史瞿子晰。

张擎扑通跪下，终于明白过来，大事败露，皇帝这一剑砍向的不是东海国，而是兵部，是自己。

皇帝拂袖离去，除了一些近臣，高台之上的几十名官员都不敢跟随，站在那里个个噤若寒蝉。

瞿子晰不再客气，当即宣布，国相燕康、兵部侍郎张擎由御史台扣押，其余官员各回衙门，随时接受查问，在朝廷另有旨意之前，东海国大事小情，全部交由御史台处理。

皇帝拨调一百名宿卫士兵给瞿子晰，方便他抓人。

除了燕康与张擎，瞿子晰抓的第一个人是东海国都尉陆大鹏。

陆大鹏早等着被抓，罪名却与预料全然不同，交谈不到一刻钟，陆大鹏全线崩溃，交代了一切，原来他也做过不少枉法之事，曾经杀过一名婢女，诸多把柄都在燕康手中，为了保住家人，只得同意顶替陷害黄普公之罪。

但这不是瞿子晰想要的证词。

陆大鹏身为东海国都尉，对军中情况比较了解，交代了一切：流民入军之后，燕家直接要走了两千人，送到各地庄园耕田，却拨国库供养，慢慢地，再将这些人以种种理由消籍，从户册中消失，成为“不存在”的私奴。

这些人根本没得选择，庄园大都偏远，他们无法得知朝廷的种种旨意，只知道自己吃在燕家、住在燕家，欠下一大笔债，必须留下来还清，他们根本不知道，自己已经不是大楚百姓。

另外一些人则被兵部的人要走，陆大鹏从未过问去向。

陆大鹏甚至不觉得这是多大的罪过，他自己也要走数十名士兵，以为这是该有的权力。

事实上，流失人口远高于四千五百人，为了迎接皇帝，许多士兵都是从庄园临时叫过来凑数的，皇帝一走，他们又得回各家去当奴隶。

瞿子晰连夜调查，允许一部分官员戴罪立功。

从兵部至东海国，千方百计防的都是黄普公之事扩大，全没料到皇帝从别的方向发起一击，突然之间，黄普公是死是活、是降是战都不重要了。

韩孺子却没有忘记这员大将。

当天晚上，金纯忠来到大牢，手持右巡御史的命令，进入宿卫军把守的大牢，来见燕康。

燕康刚刚被审问过，慌乱之余，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，此时失魂落魄，一看到金纯忠，吓得浑身发抖。

金纯忠看着燕康，心中竟然有几分同情，可是一想到此人的所作所为，又变得厌恶：“燕康，你可知罪？”

“我……我不服，大家都这么做，为什么偏抓我？陛下想要查清真相，只怕天下没有一个人能做官了。”

“这件事已经交给御史台，我只问你一句话：想要立功吗？”

燕康一愣：“这是……这是陛下让你来问的？”

金纯忠不回答。

燕康就当是这么回事，扑过来，隔着栅栏道：“要立功，我要立功，陛下想

让我揭发谁，我都同意，就算是兵部尚书，我也能拉下来。”

金纯忠冷冷地说：“朝廷的事情不用你管，你把黄将军活着弄回来，就是大功一件。”

韩孺子的“进攻”才刚刚开始，布下一片疑云之后，他还是要将黄普公救回来。

数十里外，被海盗扣押的栾凯，也在等这个消息，一群海盗装成渔民，两天前就来了，是那封信“邀请”他们来的。



第二章

群盗无主

即使被当成囚犯，栾凯也改不了抢饭的习惯，而且抢的是看守者的。

数名海盗装成渔民混入码头附近，不敢上岸，吃住都在船上，被抢的看守骂了一句脏话：“饿死鬼投胎吗？非得抢别人手里的饭碗？我吃的和你的一样，都是猪食，看到没？都一样！”

的确一样，一碗糙饭，配两条咸鱼。

海盗的生活近来比较凄惨，他们的“衣食父母”是那些来往的商船、渔船，行情好的时候，还能上岸劫掠，抢来的东西多，日子就好过，喝不完的酒往海里倒，吃不完的肉随手抛掷，抢来的东西少，就只能勒紧裤腰带，有什么吃什么了。

近两年来，海盗根本不敢大规模上岸，只能派几个人偷偷摸摸地进城，不敢明抢，花钱买点必需之物，然后去远海游逛，看到什么抢什么，实在不行，就捕鱼自保。

这可不是他们想要的生活，但他们仍然聚集在一起，为的是能做一笔大买卖。

他们这次前来，就是为了查看风向，确认买卖能否做成。

“不好吃，什么玩意儿？”栾凯一边指责一边大口吃饭，很快吃光两碗，伸手道，“再来一碗。”

另外三名看守立刻加快动作，将剩下的饭吃光。

被抢者大怒，起身走过去，挥手就是一拳：“难吃还要？老子还饿着呢，哪儿来的饭？”

栾凯脸上挨了一拳，事实上，他早已鼻青脸肿，显然经常挨打，但他不躲避，也不还手，除了抢饭，平时特别老实，所以还没有受到捆绑。

他嘿嘿一笑：“没有油水，不禁饿，所以要多吃，真没了？”

另外三人将手中的碗倒过来，给栾凯看，齐声道：“没了。”

栾凯不情愿地坐下，揉揉肚子：“还是皇帝那里比较好，肉比饭多，一碗不饿，两碗能吃饱。”

一名看守不太相信地问：“你真是侍卫？”

“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，我现在是小兵，等我将黄普公带回去，就能升职当侍卫了，皇帝手下第四把交椅的大官儿，是我的上司。”

海盗们也分不清“第四把交椅”是多大的官儿，听上去不小，谁也没好意思提出疑问。

栾凯一通吹嘘，说宿卫军吃得有多好，平时有多闲。

若在从前，这些事情吸引不了海盗，可现在不同，一人没吃饭，三人没吃好，听不得别人描述大鱼大肉，不停地咽口水，最后一人感慨道：“还是皇粮好一些，吃得好，还稳当……”

有人推门弯腰进舱，厉声道：“想吃皇粮，等下辈子投胎吧，这辈子没机会了。”

栾凯呵呵地笑：“我不用等下辈子。”

四名看守讪讪地离开。

来者四五十岁，干瘦精悍，目光偶尔一闪，尽是戾气。

“武游，给我带饭来了？”栾凯问道。

武游原是云梦泽的匪首之一，与栾半雄是结拜兄弟，与栾凯很熟，也极为憎恨栾凯，斥道：“卖父求荣的逆子，还想从我这里讨食？”

栾凯不服气，梗着脖子道：“王八蛋才卖父，狗杂种栾半雄不是我父亲，就是他杀死我全家的，我这是替父报仇。”

“可他将你一手养大……”

“你爹娘也将你一手养大，还是亲爹亲娘，你孝顺他们了？我可知道，你娘是气死的，你爹是病死的，你都不在身边，在外面吃喝玩乐呢。”

武游张口结舌，竟然被驳得没话说，半晌才道：“谁教你的这些话？”

栾凯自己绝对想不出这样的反驳，嘿嘿笑道：“杨奉那个死太监，他活着的时候，教我不少东西，说我早晚用得上，还真让他说准了。”

栾凯背叛云梦泽，违背江湖道义，会受到诸多指责，杨奉提前替他想好应对之词，也是为了说服栾凯本人。

栾凯记性差，唯独对这些话背得极熟，脱口而出：“不只是你武游，这些当强盗的，有几个真孝顺父母了？不都图自己快乐，哪管家人死活……”

“算了，我不和你争。”武游口才一般，说不过死太监与活栾凯，只能高挂免战牌，“我来找你有事。”

“礼物呢？”

“嗯？”

“找我有事不带礼物吗？你当年对狗杂种栾半雄可不是这样的。”

武游了解栾凯的脾气，在身上下摸了几下，掏出一块碎银子扔过去：“拿去。”

栾凯一把抓住，笑道：“谢了，说吧，啥事？”

“真是侍卫头目王赫让你来找我的？”

“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当然是他，在宿卫军里，我只听他的命令，别人管不着我。”栾凯得意扬扬，以为这是优待。

“那这封信呢，究竟是谁写的？连落款都没有。”武游拿出一封信，正是栾凯带来的。

栾凯瞧了一眼：“我不知道，信里写什么了，让你这么在意？”

武游本不想说，想想还是开口道：“写信的人很狂，邀请我们来看水军演练……”

“原来昨天外面的响声是这么回事，那几个浑蛋，居然对我说是渔民卖鱼，不让我出去观看。”

“写信者还发出威胁，说数月内必将肃清东海，海上群豪要么投降，要么远走他乡。”

“要我说，投降算了，跟我一块给皇帝当差，不是挺好？”

武游冷笑一声，栾凯能当差，他可当不了，就算免去死罪，也要在牢里过一辈子。

信里的内容不止这些，武游没再说下去：“王赫没提过这封信是谁写的？”

“没有、没有，还要我说多少遍？”

又有一名强盗进舱，是海盗的头目之一，名叫林阿顺，又矮又壮，站在船上倒是稳当，冷着脸：“问清楚了？是皇帝的亲笔信吗？”

“这个家伙什么都不知道。”武游回道，在林阿顺面前，他是客人。

林阿顺脸色更加阴沉：“怎么办？官府水军没了一支还有一支，燕家也完蛋了，没人给咱们通风报信，以后的仗没法打。”

“大家都是英雄豪杰，怕死、怕官就别当强盗。”武游还想坚持。

栾凯插口道：“你不怕死、不怕官，怎么从云梦泽跑了呢？和狗杂种栾半雄一块送死啊。”

武游狠狠地瞪了栾凯一眼。

林阿顺道：“信里的提议其实可以考虑。”

“投降，还是远走他乡？”

“都不是，另一个。”

武游拿起信，信里还指出一条出路：“拿黄普公换一艘大船？”

林阿顺点头：“有了官府造的大船，咱们就能远走高飞了，据说南方有不少富庶之岛，抢谁不是抢？”

“当心这是诡计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燕家派人来了，说三天之内若不给回信，水军就将出港，给黄普公报仇。”

武游沉吟片刻，骂了一句：“干脆，舍得一身剐，敢把皇帝拉下马，一切事情都是狗皇帝指使……”

“不准说‘狗皇帝’。”栾凯怒道。

“怎么，你现在也是朝廷忠犬了？”武游冷冷地说。

“忠个屁，栾半雄是狗杂种，岂不成了狗皇帝的杂种？岁数可配不上。”

武游忍了又忍，没说什么，继续对林阿顺道：“海上豪杰好不容易聚在一起，回去一说换船，立刻就会四分五裂，莫不如冒把险，多派高手，一块去刺杀皇帝，成了，从此再无后患；不成，也能名扬天下！”

林阿顺犹豫不决，外面突然有人进来，一名出去探风的强盗回来了：“皇帝走了。”

“走了？”

“嗯，清晨出发，说是早就定下的日子。”

“水军呢？”

“水军没动，但是开始向外派船了，我不敢靠近。”

“皇帝走了，谁在处理燕家的事？”

“一个叫右巡御史的官儿，据说是皇帝的亲信。城里、城外都轰动了，说燕家变兵为奴、私藏人口，这回彻底毁了。皇帝要回那些士兵，水军是不是就更强了？”

林阿顺没法回答，看向武游。

刺驾计划还没实施就失败了，武游脸色不大好看：“回去与其他首领商量一下吧。”

“官府只给三天时间。”

“燕家不是派人来了吗？让他回去告诉官府，多等两天，官府要是连这都不同意，也不用谈了。”

林阿顺没别的办法，只好同意，下令开船回岛。

黄普公兵败之后，水军有一段时间没有出港，海盗得以重拾失地，分散躲在几个近海的岛屿上，回来之后，林阿顺立刻派人去邀请各岛首领。

黄普公也在其中，他表面上是群盗的大首领，其实是囚犯，坐在主位上，脚

上却拴着铁链，比栾凯还受忌惮。

一共几十名头目，听说东海国的形势之后，争吵不休，几方意见不统一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
海盗当中自有强横之人，绝不投降，更赞同武游的刺驾计划，人数不多，没有得到其他海盗的支持，一怒之下，当场退出。

剩下的人还是没法统一思想，有人想接受招安，有人想再次躲入远海，可是对要不要拿黄普公换大船，各持己见。

黄普公听了半天，已经明白大致形势，开口道：“诸位听我说一句。”

没人搭理他，黄普公提高声音，又喊了两遍，终于引起众人的注意：“我有一个主意，能让你们壮大势力，不必担心官府的剿灭，还能得到不止一条大船。”

“什么主意？”有人问道。

黄普公目光扫过众人：“你们劫过一些从远方来的海上商旅，可曾听说过极西方有一位神鬼大单于？”